

灯下漫笔

我和火车四十年

刘俊京

近来从新闻中得知，武九铁路（武昌到九江）北环线将搬迁改造，武汉铁路局通勤绿皮车停运，不由想起从前的绿皮火车。

1976年12月16日，我第一次坐火车到武汉定居，住在离武九铁路左侧约1000米的地方，后来又搬到近2000米的右侧，直到现在。

1977年元月1日一大早，父亲带着我们兄妹搭乘火车到武钢厂区大门口，前往附近的表叔家。父亲说，这是接送武钢职工上班的通勤火车，1958年武钢正式投产前一年，就开始运行了。他指着旁边驶过的另一列绿皮火车说，那是武汉铁路局职工的通勤火车，都是从武昌北站始发的。此后40多年，我买书报、逛商场都要穿过这条铁路。学生时代的我寒暑假经常坐这趟火车到武钢厂区，冬天洗澡，夏天吃冰棒喝汽水。

1982年，运行了25年的武钢通勤火车停运了，当年的站台还一度成为相亲谈恋爱的“热点”。与之相邻的武汉铁路局的绿皮通勤火车仍“天天见”。次年10月，我到武钢工作，吃上了“火车饭”，直到现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武钢厂区铁路运输主要是蒸汽机车，有“上游”、“建设”、“解放”甚至还有捷克产的XK小机车，每班火车司炉要加十吨重的煤扔进炉膛，遇到上坡或加速，说“铁锹飞舞”绝不是夸张，劳动强度非常大。不过，那时武钢已有几台内燃机车了。

2000年4月25日，武钢最后一台蒸汽机车退役，武钢运输部举行了告别仪式。那年，作为宣传干事的我采写的《别了，蒸汽机车》，还获得中国冶金记协好新闻奖。

近代工业革命的标志——蒸汽机车消失了，正当遗憾时，又发现了更老的铁路“宝贝”。2014年7月6日，武钢养路职工在距北环线500米的东干线干一线维修时，发现了12根老钢轨，长约9米，标记为中文和外文的各6根。闻讯后，我当即赶到十多公里外的现场，看到钢轨上有“1896年”、“1911年”、“1908年”和“汉阳钢厂造民国陆年十月”、“汉阳钢厂造”和“BARROW STEEL SEC435”、“BOCHUM”等字样。

湖北省、武汉市乃至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了此事，武钢博物馆、张之洞博物馆派人查看后，希望收藏。

老钢轨所在的东干线是1979年交付使用的。这些规格为38千克/米的老钢轨大部分用在护轨和避难线上，以备火车避让，平时没有使用，也没有维修过。1957年10月，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，平汉线及北环线上（北平到汉口，1949年后改为京汉铁路）铁路38千克/米的钢轨拆换成43千克/米，按当时的规定，这些钢轨作为废钢，进入武钢重新回炉冶炼，少部分作为备件保存下来，后安装在干一线上，得以保存至今。

2007年底，武钢开始为高铁生产百米重轨，刚开始运输时，属于超长货物，要求一线领导上车押运，作为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我，押运了好几趟，全都是京汉高铁工程所需的钢轨。

遥想100多年前，修建平汉铁路时所需的钢轨，部分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建的汉阳钢厂生产的，但因产量太少仅一万多吨，又从德、英、比利时等进口了一部分，出现了前文中外文标识的钢轨。2016年9月，这些老钢轨历史文化遗产被收录。

武九铁路北环线是1918年通车的，是粤汉铁路（广州到汉口）的一部分。武昌北站曾是中国南北铁路大动脉的

“咽喉”，运行25年开往武钢的通勤车从这里始发。85岁的铁路工程师张珍瑞是武昌北站变迁的见证者，1956年3月，他从长沙乘火车到东北，在武昌北通过“火车轮渡”过长江，1958年5月，他从东北返回，直接过了江，原来是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了。后随南环线的投用及铁路改造升级，到2008年，武昌北及北环线只剩下武汉铁路局职工早晚上下班的通勤列车。

近年来，武昌北的绿皮火车，成了文青们拍照、摆pose的背景。如今，见证我成长、工作、生活、学习大半辈子的绿皮火车远去，再也见不到了。

弹指间，40多年过去了，武钢的火车由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，国家铁路奔跑着的蒸汽机车早已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大功率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，“和谐”和“复兴”号机车，钢轨由38千克/米到43千克/米，到目前普遍使用的60千克/米，长度由9米到12.5米，到现在使用的25米、100米。

武昌北站及北环线见证了武汉的发展变迁；这些老钢轨见证了中国铁路和中国钢铁工业从无到有、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。

往事钩沉

乡愁是一种审美

曹智堂

我住的小区有一棵石榴树，不算太高，可年年艳红的花朵开满枝头，我每次出门经过它身边总要观赏一番，离我家不远的公园里也有石榴树，约有五、六棵，高大得多，花也开得丰满，很招人喜爱。

石榴是灌木，春天开花，秋天结果。这几天立秋已过，天气依然炎热，石榴也已结果。每每看到挂满枝头的泛着黄褐色光泽的果实，就会想起老家院子的那几棵石榴树。老家的院子不大，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很大。我母亲种了三棵石榴，两棵长得高大，一棵显得矮小。春天，我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在树下打闹玩耍，夏天夜晚大人会在树下纳凉、聊天，而我们小孩却总是数天上的星星，抓树丛中的萤火虫，闹着玩。这段美好的回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，在我的旧相册里。

几棵石榴树竟引起了我无限的乡愁。作家余光中的乡愁是一张邮票、一张船票、一座坟墓、一湾海峡。那么我的乡愁是什么呢？是父母慈祥的面容，是老家院子里根植在我记忆深处的石榴树。

随着岁月的消逝，乡愁会越来越浓，这是我们老年人普遍感慨。我十八岁离家赴京上学。毕业后分配在异乡工作，后来虽然又回到了上海，但还是很少有机会回老家省亲。可是，平日在我的脑海里却常常浮现出我离开家门那一天，母亲将父亲的一件皮袄塞进我的行李箱时显示出的苍老、慈爱的面容，以及老家门前的小河与河上的石板桥的清晰的画面。

说实话，我也回去过几次，但故乡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，老家的房子早就拆光了，院子也没有了踪影。浪迹天涯、背井离乡，“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”可能，我的乡愁已经演变成梦幻了。但是，我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总是难免的事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那么，我们能不能借助于诗词和心态，使无奈和惆怅转化为一种审美？“多少天涯未归客，尽借篱落看秋风”。美丽的石榴树引起了我对故乡美好的记忆。是的，我要将对亲人的思念和童年美好的生活情景，永远珍藏在我的回忆深处和纪念文字中。

两代之间

乐为外孙女画画

郑立华

为外孙女画画，也就是最近一年的事。2015年出生的她，到今年夏天就三岁了。两岁那年她妈妈给她买了几本图画故事书。一天她指着上面的图画问我：“外公，好看吗？”我说：“好看。”于是她要我给画下来。我给她画米奇、米妮、大象、河马、画玉米、黄瓜。画好了，她就把她的玩具剪刀一张张剪下来，然后塞进桌子玻璃底下，逢人就说是我外公画的。

为外孙女画画，画出了我年少时的一个梦。记得在我十一、二岁时，要放暑假了，父亲为了拴住我们几个孩子渐渐长大的心，就去附近书店买来十几本连环画册，并叮嘱我们做完了暑假作业才可以拿出来看。于是这些连环画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尝试画画的，梦想着画好了长大就可以当画家。记得那时候画的最多的是连环画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杨子荣，还有《红灯记》中的李玉和。后来还在学校一个美术老师那里学了几个星期的素描。然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儿时的梦早已淹没在岁月的沟沟坎坎里，如今为外孙女画画只是在用一支笔勾画当年的记忆吧。

为外孙女画画，也画出了我轻松愉悦的心情。几十年来身处“闹市”，难免会染上一些尘土，为了一些功利而焦躁不安。于是空闲时为外孙女画一张画，哪怕是一棵树，一轮明月，我的内心都能获得一份难得的平和和喜悦。也是在为外孙女画画的过程中，让我享受到了祖孙间悠然自得的天伦之乐。

老有所为

生命不息 写作不止

郁建民

退休前，八小时以外我对玩扑克、打麻将，没有丝毫兴趣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，以及“陪伴”我几十年的笔杆子。自退休后，每天早锻炼结束，上午就轻松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，下午乃至晚上就默默地坐在电脑前，任思绪飞扬，感情奔流，随着“嘀嘀嗒嗒”的键盘敲击声，不但写自己，还写亲朋好友的情感交集，篇篇带着我真挚的情感，有回忆，有感喟，有忧伤，有欢喜，情深意切中处处可见我那颗热爱生活的心。既充实了我的生活，又给了我思维，给了我智慧，给了我快乐。

写作可以锻炼思维，预防脑萎缩，有益身心健康。每当对某个题材在大脑中酝酿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总会找一个相对宽余的时间，抛开生活中的繁琐事情，再泡上一杯茶水，洗干净双手，关上房门来平心静气地投入写作，进入角色，以免杂事、噪音打断了思路。等写得差不多或者没有了写下去的思路，我才会打开房门做其它的事情，以调节自己的思维。

写作的时候，是阅读和思考着的，是共享和交流着的，是愉快和健康着的。人到老年，可以回顾盘点自己大半生走过的路做过的事，不管是非曲直、荣辱穷达，总要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的真情实录。人到老年，犹如进入生命的秋天，“它的金黄的浓郁，不是表现春的烂漫，不是表现夏的盛力，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智慧。”不要轻易地浪费圆熟与智慧，趁着我现在还没有老迈，多读多写，直到进入生命的冬季而不留下遗憾。

写作多年，最大的体会是晚年生活倍感充实与快乐。偶尔闲着没事，翻一翻从报刊上剪裁下来的几大本个人作品集，虽然成绩不大，却也滋生出少许的满足。渐渐地文章发表多了，我会找来剪刀和浆糊，将自己的作品粘贴好。茶余饭后慢慢地回味与揣摩，欣赏自己所写的这些文字，不仅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，而且还有一种小小的“成就感”。

写作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，尽管累一点苦一点，可一旦成为一种“爱好”，便会在充满智慧、充满快乐的文字王国里自由驰骋，就会变成一种甜美，一种享受。只要健康地活着，我就要一直写下去。生命不息，写作不止！



国画 刘焕荣

诗词咏怀

回眸

远方

寒暑相推今又是，
年轮尚似景非同。
知青岁月经风雨，
高考时光现彩虹。
地绿天蓝担使命，
气纯电稳铸新功。
千锤百炼方成器，
钢铁情缘伴复翁。

登岳阳楼

张正和

范公名句传千秋，
先虑进忧退亦忧。
二难推得理一公，
克服矛盾壮志酬。
明示后乐必先忧，
岳阳楼记青史留。
经世济民建大业，
大散关外西夏愁！

立秋随感 (新韵)

静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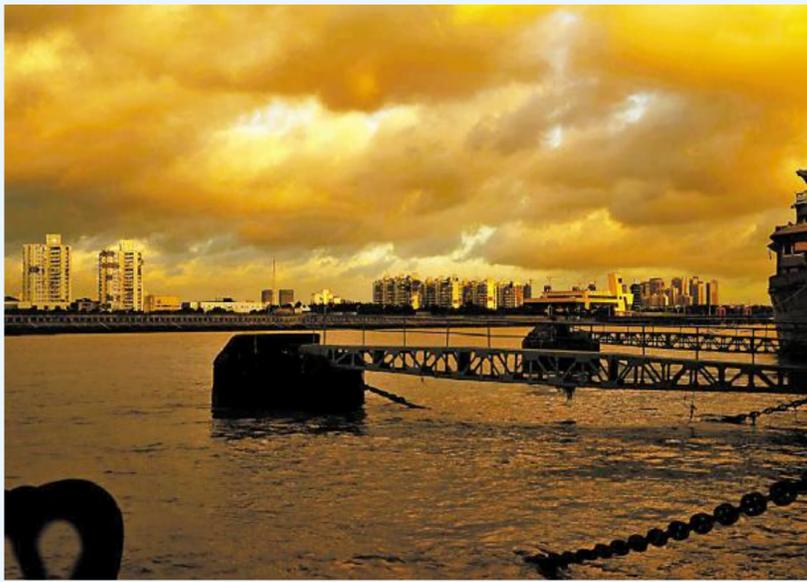
春华秋实又一年，
落叶随风待露添。
日月如梭光影逝，
更惜朝岁梦桃源。



书法 张立志

宝山游轮码头的云

刘庆林 摄



夕阳之声

“劳”与“能”之辩

习文

近读报读到一则时评，题目是《鞭打快牛要不得》。其中说：“出现‘鞭打快牛’的现象是有原因的。俗话说‘能者多劳’。能干、会干、快干者往往就成了领导下达任务时的首选考虑。慢慢的角色就被定型。”我想其思维亦定会被定势。不然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里怎么都有“鞭打快牛”的现象存在呢？之所以长期存在这种状况，我以为这主要是“劳”与“能”的位置没有被摆正。

我对其“能者多劳”的观点未敢苟同，且正好相反，即该是“劳者多能”。事实亦告诉我们“实践出真知”，越勤劳的人，其“能”亦必然越大。简言之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“多劳多得”。

增进才能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成功迈进，最终美梦成真。古今中外，历史上凡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“能人”，无一不是辛勤的劳动者。誉响世界的生物学家达尔文，为采集标本，在海外航行五年，踏遍了南美和热带地区的山山水水，花了二十年时间写成他的不朽名著《物种起源》；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对行星的千万次观察、记录、分析，顽强奋斗三十六年，终于使《天体运行论》问世；马克思花四十年心血，写成巨著《资本论》；我国古代医学家李时珍，一面行医，一面搜集资料，呕心沥血二十七年，编成了《本草纲目》……

俗话说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，“熟能生巧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以为自己有了点“能”，就可以不劳或少劳了，就有可能使自由多“能”转变成为少“能”乃至无“能”者。人成了“能工巧匠”后，如果再也不做活计；一个作者成作家后

再也不写作，不就名存实亡了吗？先“劳”而后“能”，先多“劳”而后多“能”，“能”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地“劳”。“劳”与“能”就是这样互相依存、互相促进，这也是规律。谁要想成为“能人”，唯一的途径就是多“劳”，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无比酷爱，呕心沥血，受挫不气馁，百折不挠，勤奋进取，即使拄着拐杖也要一步步前进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去攀登“能”的一个个新台阶，直至巅峰！

如果说“能”不是由“劳”而来，其“能”岂不就成了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吗？又怎能说“劳动创造世界”呢。“能”源于劳动实践，又只能在劳动实践中体现出来，实现其价值，并随着劳动实践而深化和升华。今天，我们步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，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，在必须“鞭打慢牛、懒牛、庸牛”的同时，“快牛”亦不该“鞭休”。